

西

遼

史

西 遼 史

布萊資須納德著

梁園東譯註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“史地小叢書”紙型重印)

分類：歷史

編號：26542

西 遠 史

◎定價(7)人民幣四角四分

著 者： E. Bretschneider
譯註者： 梁 園 東
出版者：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
印刷者：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
總經售： 新 華 書 店

55.0增，商務型，60頁，48千字；787×1092，1/32開，3—3/4印張
1955年6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(滬)1—2,100

(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)

新版自序

在二十年前，本書初進行編譯時，原是一項較大工作的一部分。當時擬將中國沿邊各地幾個較小的國家，和中國有過密切關係，而史籍中記述却不詳細的，都分別搜集史料，重新系統編述。當時初步擬進行的爲大月氏、吐谷渾、南詔、回紇、西遼等數國。除我自己進行外，並委託幾個朋友分別搜集史料編述。但當時環境惡劣，生活糜爛，不能悉心工作，除我譯註成西遼史外，只張君一純完成了吐谷渾八百年大事記一種（稿本，未出版），其餘皆未完成，此事遂擱置。抗戰期間，我在四川教書，又曾從布氏書中譯出回紇史，載於當時的邊政公論第二卷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各期，原擬補充譯註出單行本，亦未成。多少年來，連西遼史一書，我自己都幾于忘却了！解放後，熱烈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，始恢復二十餘年前的心情，並又與張君一純相遇，提及從前舊業，張君始言及西遼史出版後，曾承同好有所論列，頗有數篇。但我一篇未見，乃急訪尋，於今年暑假始託

人從北京圖書館抄得岑仲勉先生讀西遼史書所見一文（金陵學報第四卷第二期，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），讀後甚爲慚愧！二十年前已承岑先生這樣詳密指正，我竟未知，真屬荒唐之至了！現在中華書局和我商量，要重印此書，自然很好。我本擬根據岑先生所提各點，及另外我久想增補的幾點，一併修正，但因牽於其他工作，無暇治此。只得悉照原書重印，而將岑先生原文附印於後，以供讀者參考——此事未先商得岑先生同意，尚請見諒。岑先生文中，對耶律大石稱帝年代，謂我與丁謙所推幾乎全同，而對丁謙原文一字未提，『揚善之謂何！』岑先生的責言誠是，但我實出於疏忽，絕非有意掠美。我對丁謙域外地理的各種考證，過於輕視，只當作笑話看，對這『最精采』的一段，實未注意核計，完全忽略過去。今再讀其文，誠如岑先生所言，丁謙所定大石即位之年二一三一年（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），實較我所定一一三二年爲優。我當時所以把遼史『改延慶爲康國元年』定在延慶三年，並無其他根據，只是因上文『延慶三年，班師東歸，馬行二十日得善地，遂建都城改元』云云，遂以爲改元也是在是年。當時也曾想到中國改元習慣應在次年，但又扭於延慶三年一語，未再細核。其實以現在想來，『延慶三年班師東歸』即使東

(中)

歸在年初，而建築都城絕非短期所能完成，設已在秋冬之交，則改元大典亦必擇次年元旦。所以康國元年應爲延慶四年所改，殆無可疑。如是，大石即位之年應從丁謙說，定在一一三一年。特提出此點，以正書中之誤。

另外，本書應加修正補充的還有數處，但關係不大，可俟他日。卽如敘言中言及譯出此書，『不是要我們偷懶的中國人，來享受他這個現成的利益』云云，這是二十年前憤激的話，如果是現在，誰還能說我們中國人偷懶呢？不過這句話現在也不改了，以保存當時的心情。

譯註者 一九五四，十一，三。

敘言

中國的歷史，有許多部分是黑暗的，至少是以現在的觀念看是黑暗的，假若欲把這些黑暗部分整理清楚，那就非經過一番大大的整理不可。整理的方法，自然是按所整理的事項，各有不同，不過有極初步而極需要的一點，即是史料的『匯集』或『索引』。中國的史書，有的對某幾件事務已經記得很清楚很完備，這固然很便當了，但是最普通的乃是一件事情，往往散見於許多書中，如欲從頭至尾了解這件事情，除非同時把幾十種書排在面前，參照對看不可。這還是指普通的說，假若要了解一些較特殊的事項，如我們現在所急欲了解的歷代經濟生活各方面的事項，那就連書也很難得立刻指出，究竟某書載有某種事項，更非先經過一番翻檢的工夫不可，這樣就有種種的困難，中國的書籍浩如煙海，往往使人望而卻步，只好放棄研究的計畫了！中國歷史的所以黑暗，這種研究上的困難，也是一大原因。

我現在即舉一個極普通的事來說，即如西遼——西遼是由中國支出去的一個國家，是個國家，並非一件瑣屑小事可比，但是他怎樣從中國支出去，怎樣到了西方，怎樣建立起國家，以及他的內部如何，何時滅亡，怎樣滅亡等等，若要詳細了解，就非遍檢羣書不可，據我所知，他的事蹟，乃散見於十幾種書上：遼史、金史、元史、契丹國志、大金國志、松漠紀聞、元祕史、親征錄、西遊錄、西遊記、西使記，以至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、歸潛志、宏簡錄、遣山集等非直接關係的書，和通鑑綱目、續通鑑、續通考、遼史紀事本末等，而且這些書上的記載，勢須再參考其他關於歷史地理方面的許多書籍，才能真正了解，不然也是不精確的。這樣如果要弄清楚這件事情，就非用長期的時間，很大的精力，不能辦到！但是現在如果有人能把這些散見的材料，匯集到一起，而且已加以相當的考證，使我們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，即可全盤了解，這不是再好沒有的事麼？——做匯集索引的工作，其爲大功德事，即在這點！

現在且不談別的，就說西遼，早已有一位俄國人，他給我們已經做了這樣的功德工作，而且另外還搜集了些其他文字的記載，我現在譯出來，不是要我們偷懶的中國人，來享受他這個現

成的利益，而是把他作個例，爲我們整理中國歷史初步方法上的指示。

俄人 Bretschneider 他所著的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一書，早已成了考查亞洲歷史地理的寶庫，這本西遼史就是從他的書中 Vol.I, P. 208-235 譯出來的，惟本書翻譯時，有許多地方並不忠實地依照原文，關於原譯中國書上各節，大都重新改編，只第二第三兩章，原引自西書的，始盡力保存原文。另外原書的註釋，本極豐富，惟有許多地方著者似未過細考查，致於西遼事蹟，尙欠明瞭，今悉由譯者改註於後。譯註中也有許多是取自本書他處的，皆於註中一一註出。其改編各節，及譯註全部，皆當由譯者負責。

譯註者：一九三三，六，二九。

目次

新版自序	一
敍言	一
緒論	一
第一章 中國史中所見的西遼	八
一 遼史的記載	八
二 金元間的記載	五〇
第二章 回教徒著作家所記的西遼	六一
第三章 中西書籍所記西遼滅亡事	七二
附錄一 丁謙西遼疆域考	一
二 岑仲勉讀西遼史書所見	二

西遼史

緒論

契丹居地，原在滿洲南部（遼東）（譯註一）其見於中國記載，已早在四世紀間，據萊姆沙（A. Remusat）之韃靼語彙（Langues Tartares）及克拉拍洛斯（Klaproth）之亞細亞方言解（Asia Polyglotta），皆謂契丹爲通古斯族（Tunguses），與後來之金人及滿洲人屬同種。惟從中國古籍所保存的一些契丹語看，他們似爲一種混合種，其中蒙古族（Mongol）和通古斯族，當都佔大部分。（譯註二）

關於契丹事蹟和其初期歷史，最近瓦細里夫教授（Professor Vassilief）曾有很富趣味的記述，見於其所著東亞中部（滿洲和東部蒙古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考查，起自十世紀至十三

世紀（一八五七年俄國出版），其中主要部分係得自中國的遼史和契丹國志（原文爲遼國志“Liao Kuo Chi”，似誤——譯者。）中國的遼史，曾由格伯蘭茲（Gabelentz）譯爲德文，一八七七年經其子刊行，此外施高德教授（Professor W. Schott）亦有契丹及黑契丹（Kitai and Karakitai）一書（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），均可參考。

當十世紀初年，契丹的領袖爲耶律阿保機，彼逐漸統一契丹各部，成爲蒙古大部分的共主，到九一六年遂稱帝，卽契丹太祖（九一六——九二七），其子太宗（德光）繼之（九二七——九四七），又征服中國北部的一部分，始改國號爲遼。此契丹或遼帝國，存在約二世紀（九一六——一二五），領有中國北部（只今直隸山西二省的北部），及滿洲和蒙古毗連的地方。我們知道回教徒著作家和中世紀的歐洲旅行家，其所以稱中國——北部中國——爲契丹（Ka-shay），正是由此契丹得來，雖到了現在，一般俄國、人波斯人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，仍然是以契丹稱中國。此契丹或遼帝國，後來爲金所滅。

據貝納克（Benaki）的中國史所述——其實是本於拉施特哀丁（Rashid-eddin）——

(譯註三)謂中國 (Khatai) 以北的游牧民族，中國人稱之爲契丹，蒙古人稱爲哈喇契丹 (Kara Kiti) 其人居於蒙古里斯坦 (Mongolistan) 的沙漠邊境，後來其中有一種名古律基亞愛 (Kaolichi Aia) 的，征服中國，建立帝號，傳其子孫甚久云。貝納克地又謂此古律基亞愛一名，實即遼，其意爲王，他得天下以後，曾傳八代，歷二百一十九年。惟按多桑 (d'Ohsson) 所譯拉施特書，關於此名拉施特實係寫作耶律基阿保機 (Djolidji Apaki) (譯註四)

當遼帝國將要滅亡之前數年，其宗室中有一王子，集合一部分軍隊，遷於西方，征服東部和西部土耳其斯坦，花刺子模 (Khovarezm) 亦爲所屬。此王子所建的帝國，即成爲亞洲西部的哈喇契丹，其國亦存立將近一世紀之久，他的統治者在十二世紀間常常侵擾各回教國家。後來等到成吉思汗 (Chinghiz Khan) 興起後，其國始被滅。

關於哈喇契丹一名，並非創用於亞洲西部，而似起源於蒙古人或突厥人，蒙古語和突厥語，『哈喇』 (Kara) 一字都訓『黑』，爲什麼蒙古人把這種人稱爲『黑契丹？』那就沒法知道了！因爲創建黑契丹帝國的是遼的子孫，所以中國記載中稱之爲西遼，至於黑契丹一名，中國書中

都未用過。(譯註五)

中亞細亞黑契丹帝國的事蹟，吾人有兩種絕不同的材料，可以根據，其一是東方（中國或蒙古）的記載，如遼史、通鑑綱目、元朝秘史，以及中國中世紀的其他著作等。其二爲回教徒歷史家的著述，如征服世界者的歷史（*Tarikh Djlhaa Kushai*）及史事全集（*Djami ut Tawarikh*）等。（譯註六）

中國書中關於西遼的記載，已由費斯代魯（*Visselou*）和杜美亞（*Du Maille*）二君譯爲法文，費斯代魯所譯的遼史卷三十，即遼代最後皇帝天祚帝紀的最後一段，其譯文刊於東方文庫（*Suppl. à la Bibl. Orient*），他的譯文極正確忠實，不過他把一些認爲不甚重要的專門名辭，刪而未譯。杜美亞所譯，係取自中國的編年史綱目中，刊於其所著中國史（*Histoire de la Chine*）中。綱目的著者所取材料，似乎與遼史完全不同。

現在將遼史中所載西遼事蹟，再加以全部新譯，另外再以其材料補充，如金元和中國其他或蒙古的中世紀著作等。

〔譯註一〕契丹居地——契丹居地實在今熱河境內，魏書、唐書、遼史所載皆同，作者謂在今滿洲南部即遼東，似誤。新唐書雖謂其『東距高麗』，然已在發展以後，其根據地實在遼東。遼史部族志云，『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，生八子，其後族屬漸盛，分爲八部，居松漠之間，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，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。潢河之西，土河（即老哈河）之北，奇首可汗故壤也，』諸書所載以此爲最明晰。

〔譯註二〕契丹族姓——按契丹實爲鮮卑，其大族即通古斯族，著者謂其爲通古斯與蒙古混合種，然蒙古族之出現，實較晚數世紀，似未妥。魏書契丹傳云，『契丹在庫莫奚東，異種同類，』而庫莫奚傳云，『庫莫奚國之先，東部宇文之別種也，』是庫莫奚顯爲鮮卑宇文氏之別支，而契丹乃與其異種同類者。至新唐書所載更明，契丹傳云，『契丹本東胡種，其先爲匈奴所破，保鮮卑山，魏、靑龍中部曾比能稍桀驁，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，衆遂微，逃潢水之南，黃龍之北，至元、魏自號曰契丹，』是更明指爲鮮卑之支族，所謂比能，即三國志爲九鮮卑傳之軻比能，鮮卑自軻比能以後，始分裂爲數族，如慕容氏、宇文氏、段氏、乞伏氏、拓跋

氏、禿髮氏等，依唐書所載，契丹實亦軻比能以後從鮮卑分裂出之一族。契丹在隋唐間顯受突厥同化，如改大人爲可汗，以宮庭爲窩魯朵等，皆係突厥語，是謂其與突厥混合尙可，若謂與蒙古族混合，實未妥。

〔譯註三〕拉施特和貝納克地——拉施特哀丁 (Rashid-uddin) 爲一二四七年至一三〇七年間的波斯史家，供職於蒙古伊兒汗國合贊大王庭爲國務大臣 (Visier)，受合贊大王命著史事全集 (Djami ut Tawarikh)，實卽蒙古全史，爲蒙古史中之最完備者，其事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略有述及。

貝納克地 (Benaketi) 爲拉施特以後的波斯史家，著有中國史 (Tarikh-i-Khata) 八冊，惟其材料實皆取自拉施特書中，據貝納克地所述，此首著蒙古史的大史家拉施特，實爲中國人 (Vol. I, P. 196, notes 532)

〔譯註四〕多桑——拉施特史事全集，至十九世紀間歐洲人翻譯者甚多，而實以多桑 (Onson) 爲最正確，多桑書名蒙古全史，由成吉思汗至帖木兒 (Histoire des Mongols)

depuis Tchinguiz Khan jusqu'à Timour Beg ou Tamerlan) 於一八二四年初版。

〔譯註五〕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者——中國書中曾用黑契丹一名的，只見於西使記，西使記謂『黑契丹國名乞里彎，王名忽教馬丁算灘，』乞里彎本書原註 (Vol. I, P. 147, notes 398) 謂係今波斯東南之喀滿 (Kerman)，忽教馬丁謂係當時喀滿王庫特哀丁 (Kotb-eddin)。

〔譯註六〕征服世界者的歷史——征服世界者的歷史 (Tarikh Dihan Kushai) 爲波斯史家阿萊哀丁 (Alai-eddin Atta mulk Djivani) 所著，阿萊哀丁略與拉施特同時（卒於一二八三年），其書所記，多爲成吉思汗前後十年間事蹟，彼與其父皆曾供職於元憲宗朝 (Vol. I, P. 195-196)。

史事全集爲拉施特哀丁著，已見前。